

散文

## 奢侈的玩具

■刘景义

女儿出生一个多月后，或别人送或自买的玩具随之而至，积累至今竟有百余件之多。然而论其价值，却远远不及我儿时一件最不起眼的玩具。

说来大概无人相信，六十年代末，生存的必需品都难以保障，何以奢侈到有昂贵的玩具可玩，然而，这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伴随我幼年的一段时光，的确有一些特殊的玩具，其实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玩具，而是一些精致的失去年代考证的瓷器。

瓷器的来源很简单，还是爷爷年轻时，为存放杂物，就依山挖了一个窑洞，意外的竟挖到古墓上，得了一批瓷器和大量的古钱币及其他物品。古钱币早已不流通，被人分散了。对那些瓷器，爷爷可能觉得留之无用，去之可惜，或者真的认为其有特殊价值，就另挖一穴，放于此，洞口用土坯封起，初见光日的瓷器又被尘封起来。

爷爷去世时爸爸才八九岁，父辈们

慢慢长大，娶妻生子，堂哥堂姐，哥哥姐姐依次来到世间，却都不曾有以古瓷器为玩具的殊荣，看来那时奶奶从未动过取悦子与孙的念头。到我与二哥幼时，奶奶在某一日的某一时刻，把封存了近三十年的洞穴打开，真无法想象她是在一种怎样的心态下，毅然决然地刨开洞口，让瓷器重见天日，也使瓷器永远失去了自身的价值，变成了孩童的玩偶，成了我们手中戏谑与呵护的对象。

那些瓷器中我粗略地记得，有瓷猫，瓷狗，瓷马车等等。轻便精巧好玩的都属于二哥，年幼处于弱势，我当时无能与二哥争夺，不屑被他理睬的一对童俑理所当然地属于我。童俑分男女，造型相同，高一尺一二，这些都是妈妈粗略的描述，她的文化水平太低或者是生活的重压让她失去了审美的眼光，妈妈提供给我的仅此而已。哥姐当时也是八九岁，十来岁的孩子，也曾问过他们，具体的都不能说清。我也试图努力想回忆出，儿时那简单的如同直

线般的记忆，找不到一个起伏点。唯一肯定的事实是，童俑对于我显得过于笨重，我对于童俑又过于纤弱。一两岁的我，磕磕绊绊地抱着几乎与我等高的童俑，那种被伤害的可能绝非是单向的。实际上易碎的瓷器也许仅伴了我们几个月，几十天或更短，作为一种记忆却无限制的拉长，以至于我的幼年模糊的记忆总是与童俑纠缠在一起，好像它贯穿了我整个幼年时光。遗憾的是，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那对童俑到底是怎样的造型，上面釉的是什么。

我们的祖辈大多是从山东逃荒至此，落脚生根。常听老人讲起，这里原住是高丽人。童年时也见过用陶器装着的高丽人的尸骨，灰黑的陶罐，凄白的骨骼，一个惨白的灵魂被草草地掩埋在贫瘠的黄土下。只有那些富人才有一个完整的墓穴和大量的随葬品，而葬品中瓷器又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，那些瓷器显示着主人的尊贵与奢华。这个墓穴的主人不可能是声名显赫的官宦

或富商，但他当年也曾是一个有血有肉，声威一方之人，他生活的富足与奢侈完全可以被随葬的物品所印证，甚至顺着那些随葬品寻出与之相伴的那段时光。

打破的玩具如同流失的时光，即使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恢复其原貌，那些宝贵的瓷器都在极具破坏性的小手中“灰飞烟灭”。儿时的记忆以及记忆中的那些破碎的瓷片，如同随手扬起的五颜六色的纸屑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反射出纷纷扬扬的五彩斑斓，最终按着毫无约定的轨迹四散消失，留下的美，仅存于那一瞬间的定格。

时间可以消除一些细节的痕迹，却难以了却沧桑的心事，拂平蹉跎的心境。常常带着一种愧疚的心理去想那些毁于自己手中的文物，那种记忆就再也生不出半点豪华的感觉了。

孩子的野蛮，容不下易碎瓷器的完整。

散文

## 我的从军经历

## ——义县驻训

■王民

新兵训练结束后，新兵营要进行综合考核，成绩优异者被授予营嘉奖。新兵营有一百多人，有四人获此殊荣，我位列其中。本次考核为日后下连队奠定了基础。

下到连队后，我被分到炮营榴弹炮一连侦察班任计算兵。之后不久，大概是一个月左右，就开拔到河北义县驻训。主要是专业训练，为实弹演练做准备。榴弹炮适合平原作战，最远射程能达到二十公里。带队的领导是中尉排长，他是军事院校毕业的本科生，专业知识强，为人很随和。从团部到义县有一百多公里，我们是坐装甲车去的。

记得那天天空晴朗，阳光明媚，早晨八点我们准时从团部出发。七月的燕赵大地，莺歌燕舞，绿树成荫，繁华似锦，瓜果飘香，此情此景，仿佛在欢送出征的将士。我们乘坐的装甲车风驰电掣地行驶在柏油路上，雄赳赳气昂昂，两个小时，我们到达驻地。

到达驻地后，我们住在老乡家里。白天去野外训练，背着器材漫山遍野地跑，侦察地形，进行各种测量。我们作业的环境按地质地貌属丘陵和山地，在炎炎烈日下爬坡过坎，每天都很辛苦。我的任务是对测量数据进行汇总计算，实弹演练时，根据我提供的数据，对目标实施打击。

身为侦察班计算兵，责任重大，使命光荣。我计算的数据，直接关系到实弹演练的成败。如果计算出厘米的误差，那么实弹演练时炮弹就会偏离目标几米甚至几十米。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的我来说，是一次很大的挑战。计算涉及到三角函数，我对理科很不“感冒”，上学时成绩一般，感觉压力非常大，但为了能胜任工作，只能虚心请教，反复练习，每一次计算都力求精准，只有这样，实弹演练时才不会掉链子。为此，我要比别人多付出几倍的努力。

我们先后在两个驻地训练，第二个驻地是一个叫南宝泉的村庄。距离实弹演练的地方很近。这个村庄地处偏远地区，九十年代初相对还比较落后。我住的老家是一个平房，窗户是木制带格的，屋里没什么摆设，很简陋。我们几个战友和

一个老大爷住一个屋。我们每天很早就起床了，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然后再把缸挑满水。当时整个村庄就这一口辘轳井，去晚了还得排队。有时早晨排不上班，就得下午训练完了再去挑水。有时利用训练的间隙，帮老乡用推车往回收庄稼，我们的所做所为，逃不过老乡们的火眼金睛，他们夸赞说红军又回来了，这是对我们最高的褒奖。这里尽管很落后，但民风淳朴，老乡对我们也很热情，这里盛产红薯和花生，老乡隔三差五的就给我们炖红薯和炒花生吃。

吃过晚饭后，自由活动时间，有些战友耐不住寂寞，就挤在一个村医家里看电视，当时好像一个村子就这一台电视，还是黑白的。

实弹演练那天，营连主官亲临现场，坐阵指挥。三十八军是一支英雄的部队，曾在朝鲜战场上打出了“万岁军”的赫赫威名，它的首任军团长是彭德怀元帅，从这里先后走出一百零八位将军，被誉为将军的摇篮。我所在的三三四团，是三十八军的一支劲旅，装备精良，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，倍感骄傲和自豪，但同时又感到压力山大。此次实弹演练，意义重大，是对我们两个月来训练成果的检验，不能给团抹黑。我们严阵以待，如临大敌，屏住呼吸，每个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手里捏着一把汗。一切准备就绪后，连长一声令下，开炮，他话音未落，只听一声巨响，炮弹脱壳而出，呼啸着直奔目标……连长的指令铿锵有力，声震寰宇，此时此刻，他军人的气质，基层指挥员的坚毅果敢展现得淋漓尽致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半个小时后，通讯兵回报捷报说准确击中目标。听到这个喜讯，现场立刻沸腾起来，有的战友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手舞足蹈，营长略显消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，连连说打得好打得好。我此时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了地。两个月的艰辛和付出没有付之东流，我们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，为此次任务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
从驻训到打完炮历时两个月的时间，九月末，我们顺利返回营房驻地。

散文

## 聊一聊打马鬃的事

■张汉明

要写出克旗的地气来，就是寻访那些离地气最近的人，这包括护林员、农民、摄影家，当然主要是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，而在这方面，我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有很多亲戚，遍布克旗的林区、农区、牧区。我的二哥在贡格尔草原一个叫黄芩沟门的地方放牧，他办了一个牧家乐。

一位北京的职业经理，偶然的的机会在牧家乐与二哥见过，于是每年都不惜驱车五百多公里，来到二哥的牧家乐里坐客。我问他，你是喜欢这里的羊肉和馅饼吗？他说都不是，他是喜欢与二哥聊草原上的事，尤其是聊马。

二哥会告诉他，为什么马需要喂夜草；为什么你站在马的后面，马还会看见并被它踢着；为什么马奶可以用于治疗眼病；马头琴为什么用马尾作弦才好听。这些常识里蕴含着很多好听的故事。

仅仅是谈到马，就可以聊一下午的时光。实际这位经理人如果讲起野外“背包客”的生活，同样可以讲一下午，只是他需要像二哥一样，有一颗闲适的心。

二哥说，你再呆两天，领你去畜牧



摄影 哈巴斯夏

打马鬃，我说我在《克什克腾蒙古族》一书中看到过，书中宝音特古斯撰写、韩秀民整理的这段文字写得很有意思：

每年清明节前后，牧民们开始忙碌着打马鬃，给马烙印。这是一项生产、技能、集会相结合的活动。虽不是节日，但牧民的心情感受就像节日一样欢乐。

打马鬃的日子里，马信儿把自己管

理的马群赶到以往打马鬃用过的平坦草场里。许多牧民在这里集会，他们有的是被邀请来的，有的是闻讯自愿赶来的，这种集会已成为草原牧民的生活习惯。年长的牧民由于受体力限制不能参加打马鬃，他们亲临现场主要是进行指导，向年轻牧工传授如何摆倒马的套马的技巧等实践经验。

百鸟齐翔的达里湖，蒸汽机车穿过原野的画面，是摄影家们的最爱。摔倒马匹、剪掉马鬃毛是优秀的牧马人勇敢、力量、技巧的展现。这一瞬间同样让摄影家们着迷。

蒙古族喜爱套马，也喜爱尊崇出色的套马人。打马鬃时可以一显套马人的本领，更是男子汉表现力量和特长的机会。好的套马坐骑（杆子马）能充分地显示出马的奔跑速度与套马人默契的配合能力。当有胆识的蒙古小伙子骑上驯养有素的杆子马，甩开套马杆，鞭杆指向某烈马头时，乘马拼命追赶，套马人套住马脖颈时，即刻退坐在马鞍后使劲，此时烈马会举起前腿站立起来，套马人便顺势将烈马拽倒并稳住，他人迅速上去剪掉该马的马鬃。也有勇敢的牧人乘马追赶马，当把马圈到马群边时，抓住马尾顺势将马拽倒，他人上去拽住马后将鬃剪下。还有的靠近马之后，扯住马鬃将马绊倒剪掉马鬃。

马鬃过长，夏天马会热的，剪掉马鬃，马会显得精干。打马鬃、接春羔、剪羊毛，一进入春季，牧民对进入夏季生活的准备就开始提速了。

## 克什克腾植物

## 克什克腾旗植物志——蕨类植物门

## 1. 大花棘豆(豆科 棘豆属)

**形态特征:**多年生草本。通常无地上茎，叶基生或近基生，呈丛生状，全株被白色平伏柔毛。单数羽状复叶；托叶宽卵形，先端尖；小叶矩圆状披针形，有时为矩圆状卵形，先端渐尖，基部圆形，全缘，两面被白色绢状柔毛。总状花序比叶长，花大，密集于总花梗顶端呈穗状或头状；苞片矩圆状卵形或披针形，渐尖，被毛；花萼筒状，带紫色，被毛，萼齿三角状披针形。花冠红紫色或蓝紫色；旗瓣宽卵形，顶端圆，基部有长爪；翼瓣比旗瓣短，比龙骨瓣长，具细长的爪及稍弯的耳；龙骨瓣顶端有稍弯曲的短喙，基部具长爪。荚果矩圆状卵形或矩圆形，革质，被白色平伏柔毛，有时混生有黑色毛。花期6—7月，果期7—8月。  
**生境:**主要生于森林草原带的山地杂类草甸草原，是常见的伴生植物。  
**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:**旱中生草本。达乌里—蒙古分布种。



## 2. 硬毛棘豆(豆科 棘豆属)

**别名:**毛棘豆  
**形态特征:**多年生草本。全株被长硬毛。无地上茎。叶基生，单数羽状复叶；叶轴粗壮；托叶披针形，与叶柄基部合生，膜质，密生长硬毛；小叶对生或近对生，卵状披针形或长椭圆形，下面和边缘疏生长毛。荚果藏于萼内，长卵形，密被长毛。花期6—7月，果期7—8月。  
**生境:**常伴生于森林草原带和草原带的山地杂类草甸草原和甸草原群落中。  
**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:**旱中生草本。华北—东蒙古分布种。  
**经济价值:**家畜不食。地上部分入蒙药(蒙药名:旭洞·奥日都扎)，能杀“黏”、消热、燥“黄水”、愈伤、生肌、止血、消肿、通便，主治瘟疫、发症、丹毒、腮腺炎、阵刺痛、肠刺痛、游痛症、创伤、月经过多、创伤出血、吐血、咳嗽。



## 3. 多叶棘豆(豆科 棘豆属)

**别名:**狐尾藻棘豆  
**形态特征:**多年生草本。主根深长，粗壮。无地上茎或茎极短缩。托叶卵状披针形，膜质；叶为具轮生小叶的复叶，通常可达25~32轮；小叶条状披针形，先端渐尖，干后边缘反卷，两面密生长柔毛。荚果披针状矩圆形，先端具长而尖的喙。花期6—7月，果期7—9月。  
**生境:**生于砾石质或沙质土壤上。  
**水分生态类型和植物区系地理成分:**砾石生旱中生草本。黄土—蒙古高原东部分布种。  
**经济价值:**青鲜状态各种家畜均不采食，夏季或枯后绵羊、山羊采食少许，饲用价值不高。地上部分入蒙药(蒙药名:那布其日哈嘎·奥日都扎)。



## 4. 薄叶棘豆(豆科 棘豆属)

**别名:**山泡泡、光棘豆  
**形态特征:**多年生草本。无地上茎。根粗壮，通常呈圆柱状伸长。单数羽状复叶，具小叶7~13；叶轴细弱；托叶小，披针形，与叶柄基部合生，密生长毛；小叶对生，条形，通常干后边缘反卷，两端渐尖，上面无毛，下面被平伏柔毛。总花梗稍倾斜；花2~5朵集生于总花梗顶部构成短总状花序；苞片椭圆状披针形；萼筒状，萼齿条状披针形，长为萼筒的1/4。花期5—6月，果期6月。  
**生境:**生于森林草原带和典型草原带的砾石质和沙砾质草原群落中，为多度不高的伴生成分。  
**水分生态类型和区系地理成分:**旱生草本。黄土—蒙古高原东部分布种。  
**经济价值:**茎叶较柔嫩，为绵羊、山羊所喜食。秋季采食它的荚果。

